

《金匱要略》之“酒”考

俞 婧¹ 李文昊² 常佳怡² 姜德友²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金匱要略》涉及“酒”的方剂共有26首,其中酒剂有“清酒”“白酒”“苦酒”“酒”之分,入药又有“酒制”“酒煎”“酒服”之别。酒剂及其入药方式的不同,在方剂中发挥行气活血、通阳宣痹、助阳益气、醒脾和胃、开腠散邪、引药入经等不同功效。从《金匱要略》“酒”之种类、用法、功效及用量等方面入手,探讨仲景用“酒”之义、用“酒”之巧,以期为临床用酒入药提供依据和思路。

关键词 《金匱要略》;张仲景;清酒;白酒;苦酒;煎服法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LPGZS2012-14);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ZHY12-Z095)

“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之酿造,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已有悠久历史,广受先民喜爱。医书可考,“酒”亦为治病之药,医之繁体“醫”从酉,酉即酒,像酒坛之形,反映了医与酒密不可分。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醪醴”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十问》称酒“以为百药由”,迨至汉代张仲景,“酒”既已普遍应用于临床。《金匱要略》前二十二篇中用“酒”方剂(包括附方)达26首,载“酒”之种类颇广,有“清酒”“白酒”“苦酒”之分,入药又有“酒制”“酒煎”“酒服”之别,可见仲景对酒之应用可谓匠心独运。本文梳理古代医籍、医史文献及汉代以前的酿酒技术与方法,对《金匱要略》中“酒”之用法进行考辨,望对临床有所裨益。

1 “酒”之类

古人看来,“酒”上可乞求上苍、敬天法祖,下可颐养天下、和睦家邦,同时还可用以扶衰治病,诚如

《汉书·食货志》言酒为“天之美禄”。酒之药用由来已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用酒制药,自《名医别录》将酒始载入本草,流传至今,酒成为中药之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酒名繁复,光《本草衍义》收载“酒”即有23种。酒之类异,其性味即有差异,功用则有轻重缓急之分,故现对《金匱要略》所载“清酒”“白酒”“酒”“苦酒”进行考辨,以明其用。

1.1 清酒 《诗经·大雅》^[1]云:“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现多认为清酒为已泚去滓的酒,其酒液较清,酿造时间较长,故古时常用其来祭祀“祖考”。《周礼·酒正》载酒有三,分别为“事酒”“昔酒”“清酒”。贾公彦疏:“事酒乃酌有事人饮之”、“昔酒久釀乃熟为无事之人饮”、“清酒更久于昔”,郑玄又注清酒为“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2]。古人讲究阴阳,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仲冬之月就是现在所说的农历十一月,此时“应万物封闭,待吐

参考文献

- [1] 王象礼.陈无择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70.
- [2] 李越,潘嘉祥,徐丽丽,等.苡蓉牛膝汤临床应用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6):852.
- [3] 王静,顾植山.再从湿疹病案谈运气司天方的临床应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184.
- [4] 傅仁宇.审视瑶函[M].鲁兆麟,主校.图娅,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8.
- [5] 苗德光,刘江涛.丁酉年运用苡蓉牛膝汤治疗银屑病体会[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7,15(22):141.
- [6] 陈会文,朱杰,李宇卫.加减苡蓉牛膝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J].河北中医,2017,39(11):1650.

第一作者:纪金梦(1996—),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医儿科健康观和临床诊疗体系。

通讯作者:王静,博士研究生在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xiaojing-01@163.com

收稿日期:2023-02-05

编辑:蔡强

故纳新”，此月河水宁静，不像春夏那么浑浊，所以古人常在仲冬月造酒。由此可知，《周礼》所言事酒是随酿即用的新米酒，昔酒是冬酿春成的陈米酒，而清酒是冬酿夏成，较昔酒更为陈久而清纯的米酒^[3]。此外，古时亦有用圣人、贤人之称谓指代酒者，即“清圣浊贤”，以浊酒谓“贤人”，清酒谓“圣人”^[4]，是故清酒较浊酒更为纯粹。

1.2 白酒 古今之“白酒”大不相同，今之“白酒”为烧酒，乃通过蒸馏技术萃取酒液而得。烧酒的出现较晚，如李时珍言烧酒乃元时始创，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再“用器承取滴露”，故汉时白酒大抵为米酒之初熟者。如《外台秘要》谓“白酒”为酢浆，即米酒之第一淋，色白味甘而未酸者^[5]；《金匱要略语译》谓白酒乃“米酒初熟”者；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认为“白酒”之称或许同酒曲有关，以白酒曲所酿之米酒，遂称白酒^[6]。

1.3 苦酒 东汉末年《释名》^[7]言：“苦酒，淳毒甚者，酢苦也”，“酢”即酸之意，“酢苦”即言其酸苦。“苦酒”以酒冠名而实非酒，因汉代酿酒浓度低，容易发酸成醋，故古时又称醋为“苦酒”。醋在《华佗传》中称“酢”，陶弘景^[8]^[14]言：“醋酒为用，无所不入，愈久愈良，亦为之酸。”《饮膳正要》^[9]指出：“醋，味酸，温，无毒。……醋有数种……米醋为上，入药用。”综上可知，苦酒即醋，药用以米醋为佳。

1.4 酒 除清酒、白酒外，《金匱要略》不乏有只提到了“酒”的方药，如红蓝花酒、薯蕷丸、侯氏黑散等，并未指明是清酒、白酒或是苦酒。观千金麻黄醇酒汤，方名用醇酒，煎法中称美清酒，之后又以“酒”称；调胃承气汤方中大黄一味，时为“清酒洗”，时注“酒洗”，故有部分学者认为清酒又可略称为“酒”，“酒服”“酒和”“酒洗”等等都应使用清酒。但亦有认为仲景单指“酒”者，乃黄酒，因南阳黄酒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且黄酒不同于白酒、清酒，其制作工艺简单，随酿随饮，故当时将黄酒简称为“酒”^[10]。如今观之，《金匱要略》只提“酒”者，究为何物，仍需考辨。

综上，仲景所用之“酒”非现通过蒸馏而制备的高度白烧酒，乃以麴所酿的酒度偏低、未经蒸馏的米酒。其中清酒和白酒皆为米酒入药，但仍稍有差异，清酒酿造久、酒度偏高、酒液澄清；白酒酿造时间短、曲量少、酒液浑浊、酒度偏低，成熟快而难保存，其表面常飘一层米滓。清酒与白酒是中国早期米酒酿造的基本模式，其延续至宋元时期，最终被高酒质的黄酒所取代^[11]。所以到明清时期，已鲜有人再提清酒与白酒之分。

2 “酒”之用

仲景治病不仅在方在药，亦注重用药法度，《金匱要略》对方后药物炮制、煎药之法、服药方式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示人法度，不可不察。“酒”“清酒”“白酒”既为溶媒，亦为药物。观《金匱要略》一书，其用“酒”之用法大致有三：酒制、酒煎及酒服。清酒多用于煎服药，白酒多入药。

2.1 酒制 酒制乃中药炮制中常用方法之一，酒制药物常可使药物增性强效，现代亦广为沿用。书中大、小承气汤均有“酒洗大黄”一说，该法既有利于溶出药物成分，又取酒辛温窜烈之性，助大黄峻下通滞。抵当汤治妇人经水不利，用酒浸大黄以协同诸药，发挥破结散瘀、直入血络之功效。承气汤大黄酒洗，抵当汤大黄酒浸，前者减其苦寒之性，使之不过伐胃气，后者既缓和泻下作用，又可增活血通瘀之效。防己地黄汤中“酒浸防己、桂枝、防风、甘草一宿”，酒浸一宿增辛散之力，诸家皆云：酒与补药同行，祛邪而不伤正。鳖甲煎丸以“清酒浸煅灶下灰煮鳖甲”，既加速鳖甲有效成分溶出，又增其软坚消积之力。

2.2 酒煎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12]言：“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煎服药法不可略。《金匱要略》中“酒”之煎法有单用酒煎，亦有酒水同煎。麻黄醇酒汤用清酒煎煮，以其辛散之力助麻黄利水散湿；瓜蒌薤白白酒汤“白酒一斗”、瓜蒌薤白半夏汤“白酒一升”，取白酒轻扬之性，上行温通胸阳；下瘀血汤“以酒一升煎一丸”，本为蜜丸，又用酒煎以助药效入血，祛瘀更峻。以上四方皆用“酒煎”，既能充分溶出药物有效成份，又能借“酒”辛散、温通之性以行药势。炙甘草汤“以酒七升，水八升”，芎归胶艾汤“以水五升，清酒三升”，二方均用酒水合煎，取酒温散寒滞、通血脉之力，引诸药直达病所。

2.3 酒服 《金匱要略》善用丸、散剂，其虽不及汤剂迅猛，但依病证不同，用酒送服，亦可起到良好效果。酒服一则加快吸收，二则增强药效。如治疗脾虚寒湿和血虚湿热所致胎动不安的白术散、当归散，治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皆从肝脾着手，以酒送服，能和血脉之气，肝脾得调，其病自除。治疗瘀血内阻月经不调之土瓜根散、虚劳之大黄蛰虫丸、心痛之九痛丸亦用酒送服，可增活血化瘀通滞之功。治疗虚劳不足的肾气丸、薯蕷丸、天雄散，用酒与诸药相调，又增补阳扶正祛邪之用。

3 “酒”之功

《本草纲目》载酒有“行药势，通血脉，润皮肤，

散湿气,除风下气”之功,“清酒”酒力浓厚,质地清醇,偏于温阳行血,扶正补虚;“白酒”酒力尚轻,以此煎药,意在使药势直趋上焦,更助诸药温通阳气^[13]。而“苦酒”借酒之名,实为醋,味酸苦,摄营敛阴,收敛性强,其功与酒有异,本文暂不讨论。

3.1 行气活血,消结散瘀 米酒味辛性温,能散、能行、能走,如利器之薄刃,诸药之向导,能散闭阻之死血、消结聚之瘀积。《本经疏证》谓米酒能“通隧道之涩”。《金匱要略》治血方中用酒较多,借其善行之性以取活血化瘀之效。但服法及煎服法的不同,其作用亦有差异。用大剂量酒液煎药服用,能使瘀血速散速下,其效甚捷。诚如尤在泾《金匱要略心典》^[14]言:“酒煎顿服者,补下治下制以急,且去疾唯恐不尽也。”如红蓝花酒、下瘀血汤,皆以酒煎,取米酒之轻扬窜透之性,以助破血逐瘀之功。而以酒制药,意在缓消癥积,如鳖甲煎丸以清酒、灶下灰煎煮鳖甲,取汁合诸药为丸,意在借酒以通血脉,助诸药而消癥积。酒送服药,虽不及汤剂迅猛,活血力较弱,但意在引药入血分,如土瓜根散,借酒以通瘀正为此意。

3.2 通阳宣痹,散寒止痛 米酒辛散之性既可通阳气,又可解阴寒凝滞,正如陶弘景^{[8]510}所言:“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仲景常在散寒剂中,辅以“清酒”“白酒”以破伏寒之凝结。“清酒”清纯,酒力醇厚,尤在泾曰:“清酒之濡经浹脉,以散其久伏之寒也”^[15],故阳虚寒痛之证,用之最为相宜。如赤丸“酒饮”以治厥逆;九痛丸“酒服”以治心胸痛。而白酒酿造时间较长,稍浑浊,酒力较轻,但其轻扬之性善载药上行,赵以德言“白酒”乃“熟谷之液,色白上通于胸中”。《金匱要略》栝蒌薤白白酒汤、栝蒌薤白半夏汤两方均以“白酒”与水同煎,借白酒之势通阳散寒。前方证情略轻,故以“白酒”七升与瓜蒌、薤白同煮,后方痰浊壅盛,痹阻较重,故“白酒”用至一斗,皆取其辛散之性以开胸膈之闭塞。《本经疏证》^[16]言栝蒌薤白白酒汤方“尤妙在白酒之为物……为自脾入肺,流动不羁之品”。邹纯才等^[17]通过对栝蒌薤白米酒溶液与栝蒌薤白水溶液的药效学研究比较发现,米酒对栝蒌、薤白发挥抗心肌缺血功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郭玉洪等^[18]实验研究发现,“黄酒”具有强烈的硝酸盐/亚硝酸盐($\text{NO}_3^-/\text{NO}_2^-$)还原性,与富含 $\text{NO}_3^-/\text{NO}_2^-$ 的栝蒌、薤白配伍,可产生强烈的一氧化氮生物活性,显著提升药方疗效。

3.3 助阳益气,温经摄血 谷中之精能生气,亦能锐志以养神,仲景常于补阳剂中配之,取其扶正之功,

助阳益气,增强药效。如肾气丸、天雄散皆为“以酒送服”温阳剂之代表方,如今的人参酒、鹿茸酒等亦从此剂型演变而来。同时,阳气壮则血气畅,气固摄则血不外溢,仲景于虚寒失血方中常佐“酒”以温经、养血、摄血。如芎归胶艾汤辅以“清酒”温经散寒,以助行药力,冲任脉盛则阳复阴存,阳复则血不外溢而崩漏止,诚为妇科之要方^[19]。

3.4 醒脾化湿,和胃养精 《本草纲目》^[20]云:“酒少饮则和血养气。”米酒温和辛散,脾喜燥恶湿,故佐酒常可醒脾化湿,用以脾虚寒湿证相宜。如主治妊娠肝脾不合腹痛之当归芍药散,妊娠胎动不安之当归散、白术散,均以酒服药发挥醒脾化湿之功。因胎本先天之精而生,亦赖后天之气充养,酒生成于水谷,亦为水谷之精,故养胎方中少佐以酒,亦能起益气和血之功。

3.5 开腠散邪,祛风养血 《日华子本草》云米酒可“除风及下气”,《名医别录》亦谓其“杀百邪恶毒气”。米酒性悍,后谷而入,先谷而出,散行之性,和风相应,故善开腠理而祛风邪;温养之性能鼓舞正气,温通行血可息风,正虚风袭之证用之有扶正祛风之效。故仲景在治风邪诸疾时,常佐以酒。如薯蓣丸治虚劳风气百疾,空腹酒服以取祛风行血之效;防己地黄汤酒浸防己、防风、桂枝、甘草四味取汁,即寓养血于疏风,共奏祛风养血之功;麻黄醇酒汤以清酒助麻黄走表散邪,汗出营卫通,则内蕴之邪得以外解。

3.6 引药入经,主行药势 《名医别录》^[21]言酒“味苦,甘辛……主行药势”,《汤液本草》^[22]亦谓酒“能行诸经不止”。米酒为熟谷之液,为引经行经之要品,常可引药直达病所。大、小承气汤中大黄一药皆用酒洗,乃取酒制引经而行药势,引药直入阳明,加强其泻下燥热之力。诚如《汤液本草》^[22]言:“大黄……以苦泻之,性峻至于下。以酒将之可行至高之分,若物在巅,人迹不至,必射以取之也。故太阳阳明、正阳阳明承气汤中俱用酒浸。”魏江存等^[23]研究发现,与生大黄入药的大承气汤相比,配伍酒大黄的大承气汤泻下作用更烈,推测酒大黄有助于复方中蒽醌类化合物溶出。

3.7 疏通畅达,补而不滞 仲景常用酒煎或用酒送服补阴剂,取其疏通畅达、补而不滞之性。如胶艾汤方中以四物、阿胶养阴补血,配清酒煮药;肾气丸生地、山萸肉其味厚腻,以酒饮服。炙甘草汤方中地黄用量独重,又与阿胶等养阴滋腻之品合用,故仲景以清酒合水煎煮,既可温通血脉,又可行

补阴药之滞。《名医方论》^[24]载：“且知地黄、麦冬得酒最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地黄醇提物有效成分主要是梓醇，梓醇具有保护心血管的功效；麦冬醇提取物黄酮具有明显的抗心肌缺氧及抑制静脉血栓形成的作用^[25]。

4 “酒”之量

汉代容量制度已趋于完备，《汉书》所载容量换算为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26]。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实测容量为20 mL，因此现多认为东汉的容量单位值与西汉、新莽时期基本一致^[27]，每升可定为200 mL。观《金匱要略》中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用白酒七升、一斗，每次服药，酒约一升；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以“苦酒一升，水七升”合煎；佐以清酒者用量常在三升至一斛五斗之间，其中以鳖甲煎丸用量最大；其他如“酒服”“酒下”“酒和”者，皆未明确用量。笔者认为，仲景用“酒”数升乃至数斗，其用量不小，但因其所用之酒系低度温和之酒，即古时“米酒”，绝非如现代的蒸馏酒，故量大而不致害人。

5 结语

综上，“酒”既是溶媒，亦为药物。仲景对“酒”之运用颇为灵活，《金匱要略》一书包括丸、散、汤多种用“酒”剂型，且“酒”之种类又有“清酒”“白酒”“苦酒”“酒”之分，其种类和用法在不同方中亦有不同功用。通过考辨，仲景时期所用之“酒”均为米酒，与现代蒸馏所得之白酒迥然不同，不能轻易以现代的白酒替代。而根据米酒的酿造技术及用料特点来看，其与现代的黄酒相似度最大，故临床可考虑以黄酒代之。仲景佐酒入药，其入细入微之处，值得细细揣摩。

参考文献

- [1] 佚名.诗经·大雅[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20.
- [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6.
- [3] 王竹兰.《伤寒论》汤剂煎煮法与汤剂制备规范化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0.
- [4] 闵丰.清圣浊贤话饮酒[J].文史知识,2006(8):58.
- [5] 杜茂波,刘淑芝.经方制剂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18,43(12):2454.
- [6] 王勇,高爱玲.《金匱要略》中“白酒”考辨[J].中医药学刊,2003,21(8):1284.
- [7] 刘熙.释名[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61.
- [8] 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9] 忽思慧.饮膳正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69.
- [10] 李珊珊,赵庭楷,刘世恩.仲景用“酒”考[J].国医论坛,2016,31(1):1.
- [11] 王赛时.中国酒史(插图版)[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71.
- [12]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M].2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35.
- [13] 陆来安,文小平.《伤寒杂病论》经方特殊溶媒考述[J].中医杂志,2015,56(19):1625.
- [14] 尤怡.金匱要略心典[M].杨旭杰,点校.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185.
- [15] 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注.伤寒论三家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280.
- [16] 邹澍.本经疏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330.
- [17] 邹纯才,肖敏,郝海燕,等.引药米酒对瓜蒌薤白体外抗氧化活性及体内药效学影响的研究[J].中药材,2016,39(11):2605.
- [18] 郭玉洪,唐耀平,赵洋洋,等.瓜蒌薤白白酒汤通过NO₃⁻-NO₂⁻-NO途径保护小鼠缺血心肌的实验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22,49(1):202.
- [19] 代晓芳.《金匱要略》方后注探析[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08.
- [20] 李时珍.本草纲目[M].武汉:崇文书局,2017:112.
- [21] 陶弘景,撰.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M].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170.
- [22] 王好古.汤液本草[M].陆拯,郭教礼,薛今俊,校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67.
- [23] 魏江存,秦祖杰,谢臻,等.生、酒大黄对大承气汤小鼠泻下作用的比较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9,37(2):326.
- [24] 吴谦.名医方论[M].李雪石,整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101.
- [25] 彭慧,刘丽坤.浅谈以酒为溶媒的煎煮方法[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43):248.
- [26] 孙燕,郭明章,李宇航.仲景方中以容量为计量单位的药物剂量折算研究[J].吉林中医药,2010,30(4):362.
- [27] 李宇航,郭明章,孙燕,等.仲景方用药度量衡古今折算标准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3(9):597.

第一作者:俞婧(1997—),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运用金匱理法治疗内科杂病。

通讯作者:姜德友,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jiangdeyou@126.com

修回日期:2023-02-16

编辑:蔡强